

乙巳年立秋，应老友林华、锦东、志鸣邀，至莫干山麓藏书万卷的一家民宿小住。是日黄昏，门前竹林飒飒，溪流潺潺，溪岩间，一面巨石磨盘上，一只红泥陶炉内炭火融融，一只黑陶罐内已炖了好几小时的老母鸡汤咕噜作响，一小缕蒸汽笔直升起，山林在它身后洇开，仿佛一卷被水汽润湿的古画。

民宿主人兼书法家锦东搬来两筐啤酒在溪水里镇上，志鸣将清晨五点就开始准备的农家菜溪鱼炖豆腐、菱角芹菜、笋干南瓜叶、虾仁茶树菇等一一搬上石磨盘。实在摆不下了，我提议，索性撤了酒杯，一人手抓一瓶啤酒，对吹么好了。

众人围石磨盘落座，纷纷脱去鞋袜，卷起裤脚，将双脚浸入溪水。溪流从脚背、从脚趾间汨汨而过，啤酒从喉间咕噜淌过，清凉，爽快。酒香、菜香、草木香、茶香、咖啡香、书香、墨香，分明混在了一起，却闻得出各个不同的味道。

忽然，有焦香味传来。志鸣大叫，哎呀我的老鸭煲！太酣畅了，一时忘了锅里还炖着他辛苦大半天做的硬菜，糊成了焦黑一团，只好扔了。可是，各种香味里混进来老鸭煲的焦香味，大家笑说，虽然没吃到，也等于吃到了。

暮色四合，锦东和儿子一起提来几盏手提灯，随手摆放在溪流间，

流水和啤酒在橘黄色的光晕里，呈现出琉璃的质地，仿佛是脆的。一时，我们都安静下来，只听流水潺潺，鸟鸣声声，也是脆的。

锦东本不善言辞，大家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绘声绘色复盘起他前年的一件糗事——我们几个结伴去高加索三国旅行，这几位中国胃美

“天堂一角”

苏沧桑

食家自然吃不惯当地食物，一下榻便去找超市，买吃的，锦东心念念要买瓶装的泡辣椒。神奇的是，他买到了三次，更神奇的是，他每次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时，都一不小心摔碎在地，一根辣椒都没吃着，可把大家笑坏了。他不说话，也不脸红，只尴尬地笑笑，安之若素。

后来才知，为了践行我们一年前“曲水流觞”的约定，锦东去后山竹林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了只散养的老母鸡，又默默赤着双脚，从溪里挖了沙石，装入一个个布袋，堆放在溪流间，为了留住更多的溪水，为让每一双脚都能浸得更深一点。

在锦东的图书馆主题民宿通透高朗的大厅里，先声夺人的是悬挂着的一幅幅巨幅书法作品，多是狂

草，风一般强劲，山一般巍峨，有自己的作品，更多的是他书法名家朋友的作品。更让人震撼的是四面八方从地面直达栋梁的万卷藏书，都是他亲手挑来摆上去的。他像一位当代隐士，远离家乡，来到莫干山脚下默默劳作多年，默默享受这个空间里的一切，打理民宿，围炉煮茶，写书法，读书，清洗泳池，养鸡养鸭，泡各种药酒，在溪流上炖一只鸡或鸭，夜深人静时沉浸甲骨文的世界中；他也默默承受着民宿经营的举步维艰，不肯离去。莫干·山居图，弥漫的不仅是书香墨香，还盛满中国传统文人的质朴与执着。

我将“曲水流觞”的照片发给在法国巴黎就职于出版社的汉学家吉妮和艾芝分享时，吉妮说，这个藏书室真的是非凡的！就像法语中我们说的“c'est un coin de paradis”——天堂的一个角落。

中华美学常被概括为“安顿生命之学”，我觉得爱美不是人类心理上的需求，似乎是奢侈的，其实，它是人类本能的生理需求，就像饮食男女不可或缺。没有人知道AI会将人类带向哪里，最好的结果是，AI将人类从劳作中解放出来，跃升入丰富的精神生活。那么，早一点开始吧，找一件热爱的事做，建构一个安顿自己的“天堂一角”，否则，将来有一种死法叫作“无聊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放在飞机座位前的小桌板上，一个身材颀长、头发稀疏、说话带着浓重嘉定口音的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

写了那么长的篇幅，到了第九章，还没有进入高潮，我心里想：陆棣啊陆棣，你在使坏。可是，马上出现他的一个幻影：浅浅的笑容，幽幽的回答，好像在说：再等等吧！书中的“坏知青”被压抑得太久了、太沉重了、太憋屈了，没想到，女主人公闵闵惠的一句话让陆棣猛然惊醒，随后，又庆幸自己避免了一场危机和事故。闵是爱他不会害他的，陆也爱闵，只是想爱不敢爱但也不可能害闵的。那么，谁害谁呢？陆竟然还要处处防着闵，于是，一个双向扭曲的悖论产生了：陆爱闵，就是害了闵，毁了自己。这归结于那个非常年代的那个特殊氛围。

我看此书，从飞机上到地中海。这里，我要表扬我的朋友陆棣，写此书不是为了宣泄而是记录，对于曾经发生在嘉定南翔这一段近乎惨烈的事情，他说：“我愿为后人保存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忆，以使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难怪，这一本书被列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书出后，出版界人士给予评价：文学艺术成就很高。

陆棣是南翔镇人，原名陈六弟。1968年插队嘉定方泰公社务农10年，这10年中间就整出了现实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陆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非常诡异，他和闵恋爱时，因为恋人是文青，手里拿着一张《嘉定文艺》小报，并指着一篇小说称赞写得好。陆棣接过来看来匆匆浏览了就夸下海口说：这种小说我也能写。恋人不信，一个激将法：那么你写！

其实，当时陆棣从未发表过作品，想都没想过，但既然在女友面前说了大话，就要兑现。这又谈何容易？结果，陆棣的第一篇小说4000字还真的发表在了《嘉定文艺》上整整一版。那是1978年。陆棣说自己是1986年在《少年文艺》杂志正式发表作品。1987年，他的中篇小说《冷火》发在了《收获》杂志上。这一年，他有六个中篇小说发在全国的省、直辖市一级的文学刊物上。以后，他又连续三年在《收获》杂志每年发表一部中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陆棣和猴子及阴阳人的传说》，更是赢得了文坛的瞩目：陆棣是一个小说怪才的赞誉不胫而走。1991年，陆棣成为当时上海郊区很少的一位中国作协会员。此后，他如井喷一般共有40多部中篇小说发表于全国各文学刊物。

当年为何退出文坛？原来，一部电视剧，因为人事变故，导演要来上海重新签订合同。他一字未写却要署名排在编剧陆棣前面；原定给陆棣一笔不菲的稿酬，也要分一半给导演，否则不拍。不拍就不拍！陆棣果断拒绝。伤透了心的陆棣从此封笔。提笔归来，已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20年后，写的非虚构《旅程无终点》，是我推荐给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接着，就是2025年出版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希望，陆棣这一场永恒不变的爱情也是对于文学的。

初秋的白桦林

刘金祥

清冽与温
柔交织的
绸缎包裹
着。

我渐

十月
上旬某天
的午后，
迎着初秋
瑟瑟的北
风，我将自己投进一片白
桦林里。甫一进入，我就
像一滴浓墨落进了一幅巨
大而清澈的山水画里，霎
时被一种安静的力量化开
并融掉。回望来时的路，
搜寻身后的声音，好像均
被一道无形的门扉轻轻阖
上，隔在了另外一个世界。

桦树林里的光线是迥
异于外界的。此时太阳还
在天上高悬，阳光却被这万
千金叶细细地筛了一遍，再
落下来时，便成了温润的物
事。光已不再是光，倒像是
稀薄的、金黄的蜜糖，从高处
静静灌注下来，沿着银白的
树干流淌，涂抹在沙沙作响
的落叶上。空气尽管是凉
的，但这光影却是温暖的，
人在其中行走，仿佛被一袭

衣

光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杯

</div